



向山水道別

— 文大四年，寫給四年朝夕俯仰於斯的友人與山水

寄仰

鐘響緩緩的隱入天際終至消失雲端，我獨立湖旁一隅張望湖水輕擊岸邊，向中央融會著，復向四方迅急掠過，消散。

風與小小潮水反覆擊拍遍植柳樹岸邊，反覆地盪開，融會著，常常，在黃昏時分我在此平緩一逕而綠草坡上，臨風而立張望湖水，常常，湖水是墨綠的，波潮裏掩映著暗紅天色，偶而，湖面信風擺盪小帆一葉，我常從操帆人面貌行色中判斷，一如今天小舟上掠帶憨真激越表情的操帆人料想是新生吧！在我們這群行將離校面容上看到的也許是另一種神情姿態。步履總稍遲緩略帶沈穩，或是稍許散漫。那種語態的改變，是時間迭替所浸潛而入的？而內在情感微緻的交替升沈，也會消隱而後在面貌行色中蘊存？

如今像往常一般，獨立在黃昏湖畔，眺望遠遠青薄的山影，淡影下，櫛比林立的市區，屋宇黯然，仿若一纖纖世界包容在一弧線中，這是黃昏校園最美麗的時刻，它美麗因為它參和著些許淡淡的情感，那淡淡情感與周圍色調氣流是我時時能感知且熟悉的。天空已慢慢染為霜紅，像夜歸漁火點在海上，淡黃柱街也一盞盞交織投映在微湧動的湖面上。黃昏來湖畔的人總是寥落的，我常以為，這是學校中最適於沈思的地方，在湖畔那片草地和朋友我們會輕觸草皮而躺，我們會靜靜在黃昏等待秋季的翩臨，離去，且記下詩——

輕凝眼眸 移步天中

無言的搜尋遐想

搜索遐想曾是我們大學生活的一部分，現在深深體悟，遐想，耽於沈思也許都是容易的，搜尋落實的路途，勇邁的踏出，耐心堅實的實踐安放情感的理念和安身立命的哲學却是遙遠的路，需要我們一分穩毅的心志與生命、情感。

天色已漸暗下來，但仍依稀可見那隻慣見的白鴿在隔岸來回踱步，有時適時抖翼飛起在湖面上上下昇騰，似乎因為望白鳥飛來飛去姿勢的優美，我腦際中閃現幾首雖已十分熟稔却未能背誦的詩來。不曉得這孤飛白羽鴿真是能意識觸感到這湖邊山水的美麗，讓它甚至願意在這清冷時分仍佇佇湖畔，還是那只是它一種無可免的習慣？像我一樣



不爲什麼的習慣似的在湖畔休憩沈思，或許是季候關係風大如許，湖水在燈光投射中已奔湧的厲害，而我的心緒却平靜著。我隱隱地可感覺到在學校四年停駐的日子即將伴隨漸深情感慢慢消逝成另一種經驗與回憶，總不免想起，初到學校時許多事來。十六歲時便離開家鄉負笈北上求學，在那種容易傷感的年紀，剛脫離高中在台北三年陌生的都市環境便再投入另一陌生世界裏，雖然那時存有許多對大學希望和一個夢想，却是一種青少年時期傷感居多的。那時在不算寬濶舊校區，在純是理工學校中，大部分的人忙於課業中，圖書館、寢室、餐廳單調的長期生活，有時不免是寂寥而有著些微抱怨的，生活的狹隘，社團生活缺乏，異性朋友的闕如，在寢室中我們爲此談至深夜！現在憶起當時的抱怨，却是甜甜的而爲之一笑。我想那或許是理工老師常只勤於知識傳授，或許是藝術、文學基本涵養的缺乏，我們對生活的體驗思索彷彿總較文史學生較晚的。那時大一，如今最引以自豪的或便是跑山了，十八尖山，座落學校後面蜿蜒而上近四公里，每日近5時半我們56位一群黎明即起背風面山出發跑山，大一初下成功嶺因脚健，有時跑完全程都不覺得累，而山上有涼涼的風可以俯望大半新竹市區與整個舊校區，陰雨天氣裏整個校區在雨霧中朦朧，圖書館旁行道小路最爲引人，有時鳥雀適時在空中掠過，說是江南或真是江南了。而那時我不懂體會這些的，只是心思敏感微微感傷，校區那些景物定會欣喜，現我對他們親切的探問的，尤其是那些鳥雀與樹：

你們許是執隱青林隱端的仙人

飄閒的雲翅翻身逸出。

抖翼蹀躞清淚的天空

上下昇騰左右神移

山江悠悠萋萋煙濛

盡納於你大化眼神中

自在、神奇、高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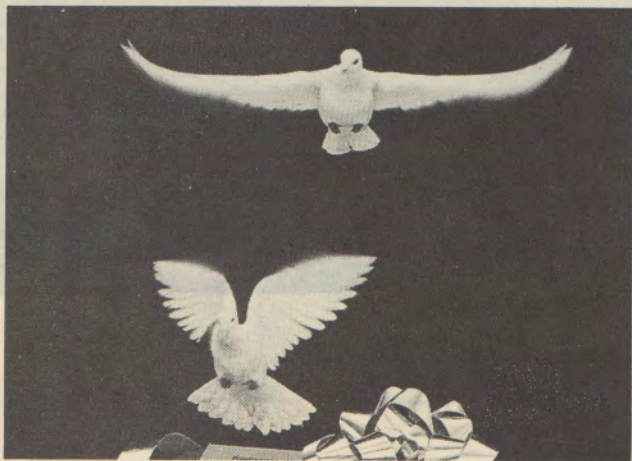
或許科學思維，理工邏輯訓練亦或經濟統計的概定推定乃至假設實驗都是落實的，有時堅硬得令人不自在，科學思維也不能說是神奇高遠，然而，像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所界定，追求的理念世界和美感世界，真正的科學也界定了他們科學求真的世界。也像偉大哲學家們欲以一種真知涵攝宇宙萬象，像藝術文學家們在美的形象，象微中呈露人的精神生命，捕捉刹那美超越時光而傳渡後世。真正科學也如他們一樣，在一顆微粒中發現大自然造化的廣大與協合，在無限光電星光中體知人的微妙和上主的偉大，而欲以人有限生命竭盡所能在那無限時間空間中探索、探索。

記得曾讀到齊克果：

「真理是「無限熱情」！

我在哲學家真知裏發現一分關心。

當讀到濟慈：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喜悅！

我們在詩人中證實一分美的永恆。

當讀到愛因斯坦：

——真理並非不可能！

我們同樣感受一分人的關心的喜悅。

而我們終是為君毅先生的話感動了

——在遙遠的地方

一切虔誠終將相遇！

哲學、藝術、科學原是可以匯通的，若是他們都出於對人的關心與對生命的虔誠，每個人涵容在對理想的永遠追求與投注，給現實適度關愛，學科學的人因為藝術哲學提昇人的精神、智慧感到無限謝意，學藝術、哲學家們因為科學開展人的視界感到欣慰，許多無意帶來的傷害總是有，只要我們了解他們均出於一種對人關心，懂得如何去改善，許多人事原是有著相照相溫能相互契會的地方，一如哲學、藝術、科學。

隔岸白羽鴿他已來回踱步許久再慢慢飛昇而起，白羽鴿自佇留出現湖畔已有二年，他最美的姿態是在上下緩緩抖翼盤桓與臨水俯觸岸邊的時候，可是他都是自個兒的，孤單來回趁步、飛翔，我想，他是因在這湖畔發現他所喜歡的，在清晨、黃昏在雨過收起時都可以望見他在不算遼闊湖上，自在的俯看湖水、飛翔，大二初遷至新校區，山景換成湖光，除了愛看湖便是喜愛這孤飛白羽鴿了。那年剛醒自青少年末期傷感愛作夢的年紀，也像周遭一些朋友才開始懂得如何在一個單純安靜環境中，耐心的構築，一步一步的向內心外面投射摸索理想生命情感安放處。對許多學理工的人那會是艱難的路，我曾看到朋友在音樂欣賞領域心靈激盪努力歌唱，看到許多人辭辛勞去關愛那些孩兒，看到一些人在盡心創作，更多更多的人懂得朋友間的道義情誼，我們在日日共同生活中發現這些值得珍視喜歡的。在街旁小店望著來去車流，為著班寶生日我們把酒慶祝，懇摯親切對談，微醒走在無人街心，半月低掛星子微隱，班寶輕說「謝謝你們」那分情誼而沈默。寒冷二月天候裏集體趕製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在同樣事物悲喜中，凝匯在一塊兒，這些都是微小的，而我知道許多人心智生命情感因為這般的感通得以向前流動開闊。或許許多偉大的關懷、胸懷是會因為這般微小事務而來的吧！在這單純小天地裏也漸了解，詩人處處江南處處蓬萊，曾老師說的生命當機流露是可能的，理工的生活會是令我們抱怨的，然而那終是心靈未臻成熟，許多事讓人懂得去體會、感恩。

現已辨識不清隔岸白羽鴿了，或許它也飛遠湖畔，視界中彷彿只剩下，數點燈火，一片沈默，感到些微冷意，心却是微暖的，束起衣領，我想要向這片溫厚的山水道別，多年以後如果再回到湖畔，相信它們仍將是熟悉親切的，不只是因為山水美麗的緣故，也是因為我們曾在這寧靜湖畔沈思二年感情的力量使然。